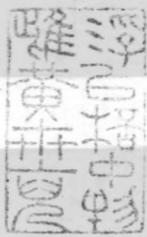




2

小學史斷序



經以載道史以載事古人嘗有是  
言雖然事不離道道不外事一而  
已矣可二乎哉自古國於天地者  
能使朝廷清明彝倫攸叙君君臣  
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各盡其分



而小人不得以勝君子夷狄不得以干中夏者以其能扶植此道也孔子作春秋實倡斯旨遷固而下則昧於是特載事而已耳至本朝伊洛大儒與門人論史史始發此意故范氏作唐鑑其出於程門者

為多至朱文公綱目一書成而後古今之大經大法粲然如指諸掌余讀史撫卷而竊嘆夫古今盛衰治亂之原不外是也因與兒輩論之而撥取先儒之說與夫前史之文芟摭類次其合於道者收焉其

離於道者削焉兩區區一得之說亦竊附其間題之曰小學史斷亦欲使見輩讀不差其所向云

端平丙申暢月長至坡山主人南

宮靖一仲靖甫自序



小學史斷上集

周始平王



豫章南宮靖一



伊遠古之初肇自顓宵生民歷選羣辟以迄于今墳典以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已若稽古帝王大經大法炳炳如丹綱常典則具在六經後有作者順此則興逆此則危無一於此則亡由於此則為明君為賢臣為中國不由於此則為昏主為亂臣為賊子為夷狄禽獸斷斷乎不可易也粵自周室衰微平王東遷是歲與列國伍自是以來身為卿士而敢於叛

君位居黃屋而自將伐鄭繻葛一戰首足倒懸隱公三年

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於號鄭祭足帥師取

成周之禾周鄭交惡桓五年鄭伯不朝王以諸侯

伐鄭戰于繻葛鄭夫子作春秋而托始於平王是歲

祝聘射王中有四十九年己未為魯隱公元年至

敬王三十九年庫中絕筆獲麟蓋萬變之權衡事

物之樞紐而古今治忽之斷例也司馬氏作通鑑續

左氏為編年而發原於韓趙魏之事是歲威烈王二

繼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晉亦以王綱之所繫典禮

大夫魏斯趙籍韓庚為諸侯之所存而天下國家之大本大經在焉蓋當是時天

子威令下侔列國天下無綱常甚矣秦楚吳越本自

戎夷迭相盟長爭衡上國觀兵周郊甚至問鼎而亡

忌憚左宣三年楚子觀兵周則中國之不被髮左衽

疆問鼎之大小輕重焉者一間耳猶賴齊桓晉文迭盟中夏而周之統緒僅

存譬如病羸之人其氣奄奄殆盡賴彼藥力強自支

持未至不起至威烈王後則病不可支矣當三晉之

強也以大夫而干諸侯不可長也則不得已而立為

諸侯及秦之強而敗三晉也以諸侯而伐諸侯不可

訓也則不得已而錫之黼黻之服靡靡悠悠直付天

下於無可奈何而已雖當時諸侯名猶尊周而周亦

下於無可奈何而已

不自知其所以尊者前輩嘗謂東遷以後名存而實

亡蘇頌又謂當時事勢如孔子所謂吾末如之何者

致堂其以是夫降至赧王徙于西周二周分治天下

大亂裂為十二離為七國史記周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是為桓公以續周公之

官職桓公卒子威公立威公卒子惠公立乃封少子

於畢以奉王號東周惠公及王赧時東西周分治赧

王徙都於是秦昭襄併西周遂有其地而赧王入于

秦矣其後七年秦莊襄始取東周君滅之而周遂亡

夫周自武王造周訖十有三葉而為平王平王東遷

訖十有八世而為威烈王威烈王時周將亡矣猶五

傳而始為赧王赧王入秦周已亡矣猶七載而東

周之君始絕夫其幾危而安幾灰而然綿綿延延卒

過其曆周果何道以臻此良由后稷公劉太王王季

文王積累之故武王周公成王康王培植之功其所

由來漸矣周之立國自武王滅商造周至秦莊襄滅

東周而周始亡于秦通鑑昭王五十二年丙午西周

秦書蓋八百六十有七年也秦之繼周雖斷在莊襄取

東周之年然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已有窺

覲周室囊括四海之心蓋自莒出西方衛鞅入國

綱目顯王八年彗星見因嬖人景監以求見其所造

已不正矣然而遂能使其君前席相驩無間迺內立

法度外務征戰甘龍杜摯交口不便而秦之百姓亦

苦之獨鞅自以為是居之不疑申嚴法今立木國都

罰不諱强大太子犯法賞不私親戚在秦二十有四

年康申入秦卒能使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兵革盛強

鄉邑大治焉然廢井田十九年更稅法二十一年變亂

古始任意紛紜又刻深寡恩用法過酷其後惠王之

世車裂以徇秦人莫哀其自取夫惠王席先世之

諸侯畢朝天子下聘於是命司馬錯滅巴蜀庶長章

取漢中又割膏腴之地封要害之郡諸侯震慄會盟

協謀併百萬之師仰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諸侯

之師遂巡而莫敢進秦人不費一鏃不遺一矢而天

下已折而歸之矣於是從散約敗爭割地以賂秦言

王好力自隕厥軀亡是齒者施及昭襄王五十二年

歲在丙子遂併西周而赧王亡矣孝文享國日淺子楚繼

立是為莊襄即位未幾遽滅東周君而一天下於是

文武成康之統緒始絕焉然其悅色納姬不疑其故

遂使不韋生販心自是有天下者實呂其姓而柏翳

之宗廟至此已絕矣致堂管見 史記秦之先顯庸

大業大業之子大費大費佐舜調馴鳥獸是為柏翳

齊賜姓嬴氏柏翳伯益也 通鑑報王二十八

太子妃華陽夫人無子夏姬之子異人實秦趙呂不

韋遠即郭見之曰此奇貨可居乃以五百金與異人

結賓客又以五百買奇物而西以獻於夫人而譽異

人之賢夫人喜乃言於太子曰異人賢妻無子願以

為嗣太子許之不韋之姬有娠異人沒不韋

飲見而請之不韋佯怒既而獻之生太子政 作史者

當於莊襄之元年東周既滅特書周亡然後進秦侯

接周統於莊襄之終年呂政嗣立特書秦亡然後

其姓氏別為後秦斯實錄矣今乃不然東周末滅

進昭襄之秦呂政嗣立猶曰嬴秦之姓於周則絕之

如恐其不亟於秦則進之如恐其不多好惡不公是

非逆置其諸謂之何哉述秦自孝公以來果世窺周

一念備竊彼蒼鑒之至莊襄之世百有餘年始滅東

周而周之統緒以絕彼固謂嬴氏之基業可以傳之

子孫億萬斯年而無墜矣曾不二年呂政以異姓之

子居然嗣位而嬴氏之秦遂亡嗚呼赧王入秦之後

歷七年而東周如絃之緒尚存莊襄取周之餘纜三

載而柏翳數百年之宗廟遂絕孟子曰殺人之父者

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者人亦殺其兄天道好還福善禍淫無毫髮爽而世之窺觊積竊于人之國者每迷而不悟悲夫

素

始皇以呂氏之子負少年英銳之氣奮累世之餘烈

蹙六國而夷之首擊韓王十七年內史勝攻韓獲繼

削趙壤十九年王翦盡元戎橫擊而大梁不守二十

其王降王賁攻魏武旅前趨而壽春以平二十四年攻遼東

之地入我版圖二十五年攻燕建東得燕臨淄之積

為我郡縣二十六年將軍王賈於是履至尊而制六

合執敵朴以鞭笞天下威震四海南取百粵之地以

為桂林象郡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里胡

人不敢南下而牧馬義士不敢彎弓而報怨遂恣情

極欲肆行無忌燒詩書百家之語坑諸生四百餘人

墮名城殺豪傑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鑄以為

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賈誼過然非徒如此也起

咸陽而至西雍離宮三百高數十仞東西五里為宮

室之麗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托處焉東窮燕齊

南極吳楚隱以金椎植以青松為馳道之麗使其後

世曾不得邪徑而側足焉賈山至言祖龍既死史記秦紀

關中過華陰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吾遺鑄池君曰

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忽不見置璧而去使

者秦璧以開始皇然良久曰山鬼不過知一趙高

歲事也蘇林注曰祖始也龍君象也謂始皇也

矯詔殺扶蘇立胡亥而亡秦者胡之讖驗矣史記始

邊從上郡入燕入盧生入海還以鬼神事因秦圖書

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蒙恬將兵三十萬人北擊

胡鄭玄注曰胡胡亥秦二世名也未幾曾魚倡亂天下大叛陳勝吳

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

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燕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

載西漢嚴安諫書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合響應而亡

秦族焉夫秦以區區之地優游談笑以一敵六席卷

天下而吞之未及數年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族

滅為天下笑何也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

也以不仁而秦自石門之戰顯王五年秦敗三至於

赧王入秦之年史冊所書用兵斬首之數至於百四

十餘萬又自赧王之後迄于始皇兼并之日其間攻

城拔郡屠滅國都兵禍頻仍殆無虛歲以是得國過

欲偃然自以為子孫萬世帝王之計故十三載而社

稷為墟天道昭昭詎不信夫迹秦皇帝以童稚之年  
纔十三而即位是歲甲寅而豐沛已生高帝越十五  
年已已而項籍又生越二十有七年始皇南巡會稽  
高帝時年二十三籍亦纔十三四耳已皆漆指嘆息  
有取而代之之意消長倚伏之機嘿寓於冥冥之際  
天道之密良可畏夫類真子錄秦自咸陽受屠子嬰被戮  
楚漢角戰誰知雌雄當是時天下紛紛國統所在屬  
之楚乎屬之漢乎曰秦既云亡楚懷王立為義帝而  
劉項皆北面事之斯時也義帝為君而劉項皆其臣

也故通鑑漢高之元年當屬於楚義帝之年及二年  
項氏既殺義帝而高帝發兵討之斯時也項為天下  
之賊而漢則主天下之義盟者也國統雖未定而天  
地之大經已不能捨漢而之楚矣屬之漢統而以楚  
項之事附注之而其書法則倣南北之世焉豈不宜  
哉項羽由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兵滅秦齊趙魏  
衛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已出號稱霸王然而詐  
坑秦降卒矯殺卿子冠軍屠咸陽燒宮室勦子嬰掘  
始皇冢放絳所立義帝秦民失望王侯畔已迺欲以

區區匹夫之勇婦人之仁唐說齋云只此二句說盡項羽之短而籠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缺蓋不為不幸矣

### 西漢

劉季以泗上一亭長借項氏以逐秦鹿是為漢高帝入關之初約法三章與坑降卒二十餘萬於新安者所得為孰多不殺降王子嬰與絳義帝於江中者所存為孰優秦民大喜與秦民大失望者所就為孰勝楚漢雌雄坐判於此故能手持干將起漢中定三秦禽魏取代什趙幽燕東擊齊南威楚坂下不五載而

成帝業蓋其天姿寬仁愛人不嗜殺而定天下此三代得天下之本也而高帝實出於天姿焉其興也固宜惟高帝天姿之高故其所為多暗合於先王如舉關中五十以上有行能者為三老則成周鄉舉里選賓興賢能之意也如用董公說為義帝發喪則武王明義孔子正名之意也如命祠官尊事上帝則大易玉假有廟之意也如在軍有死命吏斂之則孔子慎終追遠民德歸厚之意也呂東萊文又知人善任使好謀能聽天下已定命蕭何次律令擴摭秦法作律九章

韓信申軍法與張良次序兵家定著為三十五張蒼  
定章程用顛項歷比於六歷疏濶中最高為微近叔孫  
通制禮儀上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以定君臣之位陸  
賈造新語著秦漢得失及古今成敗凡十有二篇一  
時人才雖未能如古然皆往往過人下至唐山夫人  
以鼻然一女子其所作樂章房中歌格韻高古駸駸乎  
商周之頌元城嗚呼異哉此可以見興王時之人物  
矣惜乎高帝氣稟雖厚而不能無偏又無學以磨治  
又無真儒以開導故決是以於人道之大綱亦有未

蓋然者呂東萊文以功業驕其父兄西山真先生大學衍義曰高帝驕尊於父

可謂孝矣惜也宋史之宴侈然以爵祿富貴驕其臣

子東萊文高帝張天下大封王侯乃下詔歷數其無

晚年溺愛戚姬欲易太子國本幾危賴張良四皓力

挽角持僅免於難其後趙王不得其死而惠帝竟以

駭沒其禍實原於此是以先儒嘗論之曰高帝天安

有二一則寬仁愛人二則知有偏處無學以磨治故

終為患呂東萊文其知此夫惠帝仁柔之資說齋精義內脩親

親外禮宰相優厚齊悼趙隱恩敬篤矣當時海內得

離戰爭之苦君臣拱手俱欲無為是以天下晏然刑  
罰罕用民務稼穡衣食滋殖不幸遭呂后虧損至德  
漢讐仇陷戚姬勦死趙王而使帝昆弟之誼虧過愛魯  
元納甥女以為后而使帝夫婦之倫亂因張后無子  
殺後宮美人取其子以為嗣而使帝父子之親不白  
惜哉呂后以婦人臨朝稱制背高皇帝之約欲王諸  
呂當時面折廷爭僅見王陵之一人而波流風靡阿附  
呂后者雖陳平絳侯不免也使呂后欲王諸呂之初  
陵既不可勃又不可平又不可將相大臣皆不可

致

管吾知呂氏將悚然若高帝臨之在上且懼天下之  
變或縮而不敢未可知也而平勃迺唯然後之反安  
其邪志而遂其凶謀南轉揭開禍蒙遺毒厥後其罪大  
矣自是而後權歸呂氏漢祚之危如一髮引千鈞向  
使酈寄不可劫呂祿不可給紀通之符節不可矯北  
軍弗納而呂復謀行則漢亦殆矣南軒文由是論之  
平勃他日安劉之功僅足以贖前日王諸呂之罪致  
管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為正伊其為是歟夫以呂  
后彘虐戚姬鳩死如意駭沒嗣君幽廢少主擅王呂

氏誅鋤高帝諸子居位僭竊自有天地以來所謂非

常之變不可言焉伊川易傳臣居尊位昇養是也猶

也非非常之變作史者於呂氏制朝之後分注其年特

以變例書之所以著呂后僭亂之原為萬代鑒戒宜

矣綱平勃誅呂氏殺太后所名惠帝子而迎立代王

是為文帝在位廿有三年世音念晦菴燕文

儉思安百姓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稍有不便輒弛以

利民欲作露臺召匠計直一閭百金之費則惜而不

為衣則弋綈履則革鳥集囊為惟編蒲為席所幸夫

人衣不曳地以示敦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

得以金銀銅鐵為飾因其山不起墳恭儉之德雖詩

書所稱何以加焉漢紀欲厚風俗則止嗇夫之拜除誹

謫之法欲恤民隱則今年除肉刑明年減田租詔舉

賢良而求直言之士躬耕籍田以率天下之民時有

獻千里馬者輒下詔却而不受陳武建征伐之議帝

則曰念不到此也賈生陳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之

請帝則曰未遑也嘗與匈奴結和親追其背約則赫

然發憤躬戎服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馳射

上林講習戰陣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  
論將帥思古名臣然猶令邊備守不戢兵深入恐勞  
百姓南越尉佗自立為帝召貴佗兄弟以德懷之佗  
遂稱臣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郎官上書疏未嘗  
不止輦受其言羣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  
焉張武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愧其心專務以德  
化民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帝擢以為廷尉  
加以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議論務在寬厚化行  
天下告訐之俗易吏安其官民樂其業是以蓄積歲

增戶口蕃息禁網疎濶刑罰大省斷獄數百幾致刑

措漢書天下殷富粟至十餘錢雞鳴犬吠煙火萬里自

年六七十翁亦未嘗至市井遊遨嬉戲如小兒狀中記

其致治之美後鮮能及之嗚呼仁哉然獄周勃殺薄

昭遷淮南此三事類害恭寵愛鄧通賞賜鉅萬此一事類害儉其與

恭儉之意少戾矣昔人謂帝大醇而小疵說齋精義三條恭文

云荀與揚也大醇而小疵要之荀揚乃大與而小醇若文帝則可謂大醇而小疵有以也夫

孝景遵業五六年之間國家亡事非遇水旱之災

家給人足都鄙廩庾餘貨財京師之錢累鉅萬貫行

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腐敗而不可食衆庶每巷有馬而阡陌之間成穉守閭閻者食粟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詘辱焉風移俗易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漢書惜其以無寵廢正后而夫婦之義薄以無罪廢太子而父子之恩虧過愛梁王輕許傳位而兄弟之好不終信讒既用姦詘申屠嘉戮晁錯殺周亞夫而君臣之道乖明管見不惟是也張釋之文帝之名臣也以劾奏之恨斥死淮南鄧通文帝之佞臣

也以吮癰之怒困迫至死吳王世子來朝以博爭道

至投博局殺之溥之叛逆勢激于此蘇子帝於人倫

之間戕害殺戮至於忍視絕滅曾不一顰其顏而畧

有顧惜之意呂東萊文天資刻薄專以詐力御下是以背

理傷道之事不可殫書獨節儉不安費育民以致豐

富一事為克遵洪業耳致堂夫豈可與文帝同稱哉

善乎前輩論之曰文帝寬仁大度而有高帝之風景

帝忌刻少恩而無君人之量蘇子文帝以德化民無

事則謙抑如不能有難則英武奮發景帝以智數繩

下平居則誅賞肆行緩急則惴懼失措其大致懸絕  
如此致嗚呼盡之矣孝武以英銳少年之姿雄才  
大畧得於所稟即位之初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  
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又招選天下文學才  
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文武之才求之如不及以蒲  
輪迎枚生見主父而嘆息群士向慕異材輩出四方  
士多上書言得失自眩當者以千數上簡拔其俊異  
者寵用之下式起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  
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也漢

之得人於斯為盛儒雅則董仲舒公孫弘見寬篤行  
則石建石慶賢直則汲黯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  
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  
枚舉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曆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  
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  
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錄是  
以興造功業後世莫及號令文章煥然可述漢帝  
以英雄其壯之年當盈成富強之世懷蔚積磅礴之  
念三者參會一旦而發所謂若決江河莫之能禦景

業故仲舒疆勉之言申公方行之語汲黯多愁之戒  
皆不見納用於是在內增七校外置樓船起上林苑建  
柏梁臺作長安飛廉之館興造田乙之帳絡以隋珠  
和璧作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後費並興而土木  
之工不息矣拓東甌事南越穿朝鮮開滄海大將軍  
出定襄出雲中出高闕出上谷出朔方五出而匈奴  
服驃騎將軍出隴西出代郡出鴈門三出而昆邪降  
睹犀布玳瑁則建珠崖七郡感錫晉竹杖則開牂牁  
越嵩開天馬蒲萄則通大宛安息自時厥後言讎火

毛毳馴禽封獸之賦駢積於內府夷歌巴舞殊音異節  
之技列倡於外門藏山隱海之靈物沈沙棲陸之偉  
寶莫不呈表恠麗雕被宮幄焉當是時斬捕首虜之  
士受賜黃金至十餘萬斤而漢士馬物故者亦數萬  
兵甲轉漕之費稱是於是大司農經用竭不足以奉  
戰士矣自是二三年間譴異迭至今年有星如日夜  
出二年明年有星孛于西北三年又明年有星孛于  
東方其長竟天六年甚者大饑至於人相吞噬帝  
於是時正宜恐懼以答天戒而方且信惑奇恠矯誣

上天祭竈鄙事躬親為之元光二年祠五時元光二年

元年祠太一戊戌如東萊元封二年如泰山太初元年史不

絕書又數遣燕齊迂恠之士求仙人不死之藥至以

方士利將軍尚主馳神物外玩意希夷其後府庫

罄竭杼軸空虛迺鑄白金造皮幣鹽鐵有征舟車有

筭六畜有租因之凶年盜賊並起姦軌不勝於是作

見知故縱之法遣綉衣直指之使嚴切太過而仁恩

罕有存者漢書方帝初年血氣方剛好大矜功紛然多

欲一喜桑孔禍及黎吐一喜衛霍禍及邊鄙一喜張

趙禍及大臣一喜江充禍及父子之際追乎晚節血

氣既衰翻然有悟迺知棄輪臺之地下哀痛之詔封

田千秋為富民侯擢趙過為搜粟都尉力本務農以

明休息雖云悔過而臍已噬矣說齋夫武帝過失雖

多然其天姿高足以有為晦庵語錄使其即位之初即以

待公孫弘之位待董仲舒退張湯而使汲黯居御史

大夫之職則數十年間輔道建明諫止正救之事可

勝筭哉致堂而帝自建元以來丞相多不擇人蒞政

之始首相竇嬰越明年許昌即代其位昌未四年復

用田蚡昌之妄庸去之可也蚡何人斯而可居此哉  
不四年而復用齷齪小廉之薛澤未幾復以多詐之  
弘代之又未四年而復用李蔡又三年而復用嚴青  
翟又三年而復用趙周數子碌碌亡足多者獨一石  
慶最號久任亦數被譴責繼此則太僕公孫賀也涿  
郡太守劉屈氂也大鴻臚田千秋也多者三四年少  
者一二載驟遷數易有如傅舍五十四年之間而為  
相者十有三人一言寤意即加超擢少有罪戾大者  
腰斬劉屈小者獄誅李蔡嚴青翟而被殺者凡五當

時登相位者至於涕泣不敢拜命

公孫

而竟亦不免

其視宰相為何等官而若是哉

蘇總

故班史贊武帝

得人之盛自大將軍以下莫不表著名氏獨丞相闕

焉此意深矣

致堂

反覆武帝之所為大抵踵亡秦之

覆轍而親履之鹽鐵權酷即秦之頭會箕歛也監臨

部主即秦之參夷相望也驃騎貳師即秦之窮兵黷

武也文成五利即秦之方文蓬萊也千門萬戶即秦

之宮室也酒池肉林即秦之遊宴也誅戾太子即秦

之殺扶蘇也其異於秦者無幾矣夫如是奚而不喪

曰秦用商鞅積刑罰而高文以來積寬仁本不同一也二世增始皇之過而孝昭改武帝之失未不同二也說齋秦皇蔽塞下情而武帝疏通言路輪臺一說也精義秦皇焚書坑儒而武帝好賢不倦雖用非真才而皆足辦事其所以為治之不同三也又况盜賊滿山終無豪傑橫斂四出不增正賦其異於秦多矣夫如是奚其喪孝昭即位霍光總政雖不親萬機然其天性聰明與高文類觀其以童稚之年而能識光之忠知上官燕蓋之詐何其偉也說齋始元元鳳之間匈奴和親

百姓充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遂貸貧民種食

始元元年除今年田租二年鹽鐵榷酤悉從議罷與民休息

善政如此使天假之年又得伊周之佐以輔之周成

王不是過矣李德裕論尊號曰昭不亦宜乎昭帝既崩大

將軍光立昌邑王賀以嗣帝位方王之在國也狂縱

好遊動作亡節及其來長安也求長鳴鷄載女子於

道中迨其即位淫戲亡度浮于曩時不逾月間自取

廢黜六月即位七月廢於是霍光迎史皇孫之子病

已為帝是為宣帝焉帝起自閭閻知民事之艱難素

矣霍光卒後

地節二年  
癸丑光卒

始親政事厲精為治丙吉魏

相同心輔政

地節三年甲寅以丞  
相吉為御史大夫

二三年間求直言

省屯兵罷宮館貧民減天下鹽價嚴繫囚掠笞瘦

死之禁

綱目  
年乙卯

遣使者巡行郡國戒勿煩擾

漢書四  
年九月

五日一聽事每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以為太守吏

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

書獎勵公卿闕則以次用之漢世良吏於斯為盛而

又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下至技

巧工匠器械咸精其能自元成間鮮能及之樞機周

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是以黜陟有

序眾職脩理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海內之間號稱禮

遜焉至於講論經理帝每稱制臨決立梁丘易大小

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文雅翕然中興而又蕭望

之梁丘賀夏侯勝章元成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

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

霸王成龔遂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之

屬皆知名當世麒麟之閣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  
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時值匈奴乖亂推亡固存

信威北夷權時施宜覆以威德單于慕義稽首稱藩  
功光祖宗業垂後裔可謂中興比迹商宗周宣矣書  
然當是時法制過詳而道德不足是以人情之姦詐  
益甚增戶口者得以冒其賞減糴價者得以逃其罪  
獻鶡雀者得以投其詐甚至上計簿者不過具文而  
虜入代郡始料瑣邊吏者反蒙思職之褒其為欺弊  
雜出而不可禁矣通鑑至用恭顯而啓元帝之信宦者  
貴許史而啓成帝之任外戚揚韓之戮赤族之誅而  
啓哀帝之誅大臣啓三大覺卒以亡漢呂東萊其弊皆

原於初年擇術不精而學申韓不任周政而雜霸道

者致之也故前輩直謂西京之亡自宣帝始蓋以文

景養民之意至是盡消磨焉張南軒豈不狀哉元帝以

昏懦為君繼統之初首以公田賑業貧民賦貸種食

初元元年未幾減樂府負省苑馬以賑困乏又未幾罷

宮館減馬獸肉食是年夏六月數月之內善政迭書率是

而行文景亦不是過奈何主德不明羣小在內知望

之之賢善善而不能去知恭顯之姦惡惡而不能去

事無鉅細悉關中書專事邪僻賊害忠良西漢之衰

决於此矣史氏不尋其故以為帝專用儒生委之以  
政貢薛韋匡迭居鼎鉉使上牽於文義優游不斷故  
孝宣之業於是乎衰嗚呼此豈儒者之過或者用非  
其真與夫權有所分而不得盡其職者之過歟未嘉  
必茂所作東成帝善脩容儀臨朝淵默尊嚴若神可  
業百段錦謂穆穆天子之容矣遭世承平上下恬熙然湛于酒色  
飛燕媒私赤鳳內亂五侯秉政上悉封諸舅王譚為  
立為紅陽侯根為曲陽侯逢時為高平侯五人同日封謂五侯平阿侯商為成都使  
為高平侯五人同日封謂五侯替擬乘輿緹惡不誅  
蔓延滋長鴻嘉二年王氏五侯遂致排擯宗室孤弱

公輔斬戮亡忌數丁斷不請劉向王章精忠懇切如水  
沃石朱雲梅福披心讜論動遭按劔獨杜欽谷永張  
禹孔光之徒諂諛權臣廼保寵固祿晚年山崩江竭  
元延三年熒惑寸心未變異迭至而當時君臣猶不警悟  
欲久安長世可乎哀帝以定陶恭王之子入繼睹孝  
成世祿去宮室權柄下移是故臨朝屢誅大臣以則  
武宣漢書然天性昏愎丁傅董賢相繼寵用寧負成帝  
之恩而欲尊定陶之號冷褒段猶董宏之佞說是後  
而師丹傳喜孔光之正諫不用一差意向遂拂群心

斗筭之莽知天下之清議在是也於是樓取之以文

其姦劾奏董宏甘心屢黜公卿大夫聞其議而直之

至有訟莽之寃者百數而莽得志矣董宏希旨上書宜立定陶恭王

后為帝太后大司馬王莽尚書師丹劾奏此非所宜言恭王后聞之大怒莽乞骸骨罷就第詔問定陶

恭王宜何居丞相孔光議以為定陶恭王太后宜改

集宮大司空何武曰可居北宮即中令今褒黃門郎

段猶復奏言定陶恭皇太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藩國

之名以冠大漢丞相冊以為不可上不聽詔曰定

陶恭王之號不宜復稱之定陶王尊號為自是浮譽

恭皇皇太后曰帝太后恭皇后曰皇太后

日隆遂執魁柄廼用儒術平寃獄治誣告黥諸人以

濟其私革漢為新擄禍自此豈非哀帝行乖禮義自

失人心倒持太阿而授之莽哉孝平幼弱政自莽出

褒善顯功以自尊盛漢士大夫若崩厥角稽首靡然

從之一時上書獻頌者羸四十八萬七千人而炎漢

二百年之宗社已挈而之莽矣王莽弑平帝立孺子

而自攝尊位曾不二年遂行篡奪觀其始起外戚折

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孝鄉黨稱仁迨居位輔政

動勞不懈動見稱述當其謙恭下士之時虛譽隆洽

雖有知者莫能照其後也樂天詩云周公恐懼流言

當年身便死一丁漢祚中微國統三絕故能大肆姦

生真偽有誰知

慝以成篡弒之禍及負乘南面處非所據奮其威詐  
滔天虐民窮凶極惡毒流中夏十八年間考其罪逆  
擢髮不能盡也炕龍絕氣紫色龜聲不過為聖王之  
驅除民心思漢甚於飢渴劉氏一呼遠近響應而莽  
就戮矣夫以莽之狂繆其女背之女為漢平帝后莽  
立強欲嫁之后不  
從其子叛之莽太子臨  
謀弒莽殆與安祿山史思明同惡迹  
其篡弒奪國之禍為萬世亂臣賊子之魁桀前史不  
帝之於紀而傳之誠宜矣雖然莽自初始以來即位  
僭竊十有五年當是時前無孺子後無更始禮樂征

伐固自莽出也然則莽固嘗君天下矣莽雖可黜天

下可一日無君耶曰吾聞之前輩曰天為民而立君

非為莽也四時不可一日無陽則天下安可一日無

君劉子通言作史第於更始未立之前直書王莽名氏表

而出之以正其篡弒之惡斯實錄矣起初始元年戊  
辰至地皇三年

壬午直書更始入雒之初因人心懷漢是以海內豪

傑翕然雲合三輔吏士莫不屬心而素無人君之蹕

紀綱不脩遊讌無度加以諸將暴橫由是關中離心怨

叛復起赤眉入關立劉盆子而更始亡矣天命有歸

盆子不能自保遂歸光武焉

東漢

光武以孝景之裔膺受命之符偕伯氏續起兵春陵  
興復漢室慶戰昆陽人服其武司隸入洛人服其度  
持節渡河人服其德此三者中興之本也于時隗囂  
據隴西公孫述據成都劉永據睢陽盧芳據安定李  
憲據淮南張步據齊秦豐據豫章董憲起東海延岑起  
漢中田戎起夷陵其他如馬援之徒乘時竊據者  
不可勝算帝披輿地圖慨然發憤延攬英雄務悅民

心當時二十八將咸能感會風雲奮其志勇以成佐  
命之功討張豐於涿郡誅王郎於邯鄲滅朱鮪於洛  
陽珍公孫於巴蜀禽隗囂於隴西降赤眉而定銅馬  
獲盧芳而斬彭寵故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使大  
德復然矣精更輝赫然中興號為東漢帝明明廟謨  
糾糾雄斷沉幾先物深略緯文恢廓大度同符高祖  
開心見誠無有隱伏又待玉卽劉盆子以不死戒馮  
異以安集關中不務以戰攻取勝雖當草創之時隱  
然有帝王之遠畧矣天下以定廼偃武脩文授文講

藝息馬論道自隴蜀平後非傲急不復言軍旅數引  
公卿即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寢皇太子嘗問攻戰之  
事帝曰非爾所及也退功臣而進文吏戢弓矢而散  
馬牛雖道未方古斯亦止戈之武馬帝長於民間頗  
達情偽見稼穡艱難百姓疾苦迺務用安靜解王莽  
之繁密還漢世之輕法廣求民瘼觀納風謠故能外  
內匪懈百姓寬息自臨宰邦邑競能其官若杜詩  
守南陽號稱杜母此其績用最著者身衣大練色  
無重綵耳不聽鄭衛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官房無

私愛左右無偏恩損上林池籞之官廢聘望弋獵之  
事勤約之風行於上下敦尚經術實延儒雅開廣學  
校脩明禮樂先是西漢之末以及王莽之世典文殘  
落及帝訪延儒術採求闕文自是四方學者莫不抱  
負竒策雲會京師鄭興衛宏劉昆桓榮之徒繼踵而  
集脩起大學置五經博士服方領習矩步者委蛇其  
中側席幽人夢想賢士物色嚴光茅土卓茂醜成漢  
世二百年節義之風加之明謹政體總攬權綱量時  
度力舉無過事是以即位三十年四夷賓服百姓家

給政教清明漢帝又思先漢之弊故每事而為之防  
鑒高帝之溺冠嫚罵而聘高人鑒武帝之千門萬戶  
而崇儉約鑒宣帝之不用儒生而愛儒學鑒元成之  
優游不決而吏事刻深昔也疏土大奢叛者九起我  
是以不封功臣昔也刑人弄權恭顯煽禍我是不  
貴宦者昔也大臣執柄新室移鼎我是以事歸臺閣  
昔也尾大不掉七國稔釁我是以誅諸王賓客昔也  
外戚用事呂霍薦毒我是不使外戚干政昔也不  
量事力納恥平城我是以卑辭厚禮而撫匈奴之使

昔也好大矜功禍成虛耗我是以閉玉關而謝西域  
之質昔也務在奢廣費用不支我是以併官職而省

郡縣

說齋  
精義

其規模之懲創大率若此然廢郭后移太

子殺韓歆斥栢譚貶馬援封子密用讖言而行封禪

信赤伏而拜王梁此八九條者深為仁明之累耳致

見又以吏事責三公而使大臣不得盡心以謠言易

守宰而使守令不得盡職故朱浮數上書箴切峻政

鍾離意等亦規諷殷勤以長者為言所以中興之美

未盡焉帝本紀贊明帝天資聰察自為東海王時知吏牘

書說墾田之弊其明智已足以切事情及其即位遵  
奉建武制度后妃之家不得封侯與政館陶公主為  
其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  
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公車  
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來詣  
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為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帝  
於度政萬機無不究心而尤垂情古典游意經藝袒  
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  
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

蓋億萬計尤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  
外內無倖曲之私在上無矜大之色斷獄得情號居  
前代十二故後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吏  
稱其官民安其業遠近肅服戶口滋殖焉漢書然而誅  
朱浮殺虞延杖藥崧提拽近臣斥辱公卿而君臣之  
禮缺廣陵王荆楚王英皆以謀逆相繼殛死而兄弟  
之恩乖楚獄追遠死徒千數而刑獄濫信耿秉巧說  
發兵數出無獲空返而兵燹開傷於福察以耳目隱  
發為明而君人之度未弘遣使天竺求浮屠書而開

億萬世釋氏之禍凡此數端讀史者每為深惜焉章  
帝長者素知人厭明帝苛切事從寬厚感陳寵之議  
除慘獄之科深元元之愛著胎養之令奉承明德太  
后盡心孝道友愛諸弟不遣就國平徭簡賦而人賴  
其慶數詔有司勸課農桑明慎選舉進柔良而退姦  
猾順時令而理冤獄又除禁錮之酷糾擅殺之罪故  
迺藩輔克諧群后克讓史稱長者不亦宜乎帝尤雅  
好文章褒崇儒術立白虎觀以會諸儒考詳同異帝  
稱制臨決如石渠故事永平建初之間自公卿大夫至

於郡縣之吏咸選經明行脩之人虎賁衛士皆習孝

經匈奴子弟亦遣入學自三代以還風化之盛未有

若東漢者漢書然帝雖厭苛切而過於寬故外戚寢橫

說齋實后以無子之故譖陷貴人宋氏動搖東宮太子

廢長立幼以成其私帝不惟不復辨明又且一切從

順東漢之衰自此始矣致堂孝和以幼冲即位年十

有四而能慨然獨斷終除大憝使朝廷肅清宮闈寧

晏遠繼昭帝之烈天資抑何明也竇憲誅後又能躬

親萬幾威權不失自是十六七年間無大過舉弛

直而假負民遣使者而發倉廩勸民種蔬以助五穀  
官有陂池令民采取說齋精義尊信儒術友愛兄弟優禮  
賢者克納讜言災異延問得失符瑞抑而不宣遠國  
珍羞薦奉苟有傷害於民勅太官勿復受獻又其即  
位之初袁安之賢首為三公安雖既死而丁鴻魯恭  
韓稜之徒相繼擢用皆一世名德是以內則齊民歲  
增闢土世廣外則北空朔庭西通重譯方之章帝或  
者過之而前史未之發揚豈非缺典哉致堂音見惜乎帝  
誅竇憲之時不與大臣計事因以收還三公之權而

所與計議者中常侍鄭眾也眾既有大功而受封爵

於是開宦者用權之漸梯十常侍趙忠張亡漢之階

後之言治亂者每於斯而太息焉自和帝崩後國統

數絕大抵皆以諸侯王入繼又不幸權歸戚宦利在

立昏國無賢君其何能說齋精義殤帝生始百日而為

君無足言者清河王慶孝章之長子嘗正位儲宮屢

不以罪且年齡益長過夫亡聞使於此時遂迎立以

主漢祀豈不善哉而鄭后終利幼弱欲久臨朝安帝

年纔十三俾稱尊享御然權歸鄭氏今出房幃帝年

幾三十猶不返政故自永安以後地震雨水日食風  
電之變歲不一書母后常隆閣宦得志致重腐身熏  
子去寄國命手握天爵口含天憲舉動移山海呼吸  
變霜露海內嗟毒志士窮摟方且計金授官移民逃  
寇推咎台衡除以答笑青吾誰欺欺天乎孝順享國  
漢業雖衰然是時可任公卿者有李固周舉可任將  
帥者有虞詡皇甫規可任刺史者張綱蘇章任峻吳  
佑若用之盡其才又使各舉所知而彙征焉國雖衰  
可興矣而帝惟后堂與權惟宦者用事忠良屈抑不

復得志欲天下不亂得乎冲帝以二歲即祚梁后臨  
朝委政宰輔李固所言多見采擢宦官黃門為惡者  
一皆斥遣天子方翹首太平而跋扈之冀已側目矣  
質帝年纔九歲而能面斥梁冀之姦何其聰也然言  
未脫口而餅中之毒已進矣李固時為三公親覲厥  
事使於是時亟請太后出御前殿召三公中二千石  
大會廷中推舉尚食可以立得罪人捨此不務而伏  
尸號哭顧效區區見女之悲哀哉致堂桓帝以來政  
遷五倖刑滔三獄姦邪肆虐流行四方賢愚混淆是

非逆置可謂亂矣然猶綿綿延延不三於絕者上  
則有公卿大夫陳蕃李固揚秉杜喬之徒面折廷爭  
用公義以扶其危下則有韋布之士符融郭泰范滂  
許劭之流鳩衆論以拯其敗矯挈成風放言成俗士  
有不談時事則芸夫牧豎皆得以叫呼之是故政治  
雖濁而風俗不衰惜乎黨錮諸君子生茲不辰適丁  
亂世乾綱解紐陰邪得路天下大勢如長江大河不  
可復返而諸君子欲以區區之口舌障其流而回其  
瀾嗟枯吹生揚清激濁御李膺候林宗侍范滂願登

龍門

李膺願同仙舟

泰願

就下坐

皮願

與月旦評

詩三

君八俊之名八顧八及八厨之號私相品題自立禍  
的而挾彈操弓者已睥睨於左右矣天地一綱罟高  
飛竟何益卒之禍連朋友殃及無辜諸君子其自取夫  
若夫黃叔度之氣象溫厚圭角渾然卓卓乎鴻鵠在  
燕雀之群非復東漢間人物下此則有郭有道泰在  
并之識高量洪才優慮遠陳太丘之處心持平天姿  
最美亦有可稱者焉靈帝繼之昏虐尤甚紀綱板蕩  
英賢廢錮嬖佞之黨中外盤結鬻獄賣官濁亂四海

崇寵宦孺

張讓趙忠

方於父母殄滅善類過於冠讎光初

之初午災異迭至四月以地震書六月以黑氣墮温

德殿書七月又以青虹見玉堂殿庭書類仍合沓屢

筆于史而帝略不聞脩省之實方且廢皇后朱氏幽殺之

殺大臣

司徒

戮諫官

諫議大夫

作列肆于後宮封宦者

張讓等

十二人為列侯

通鑑綱目

多士之憤盈襟四海之怨

滿腹於是千里之草董卓乘時蔓延二袁之克術後而

召難遂使乘輿播越高岸至河上宗廟丘墟王室蕩覆生

民塗炭蜥蜴雖除虎狼入室大命隕絕不可復整卓

廢弘農立獻帝而東漢云矣

靈帝崩皇子誅即位為獻帝即

嗚呼當先漢之將亡也天下猶以安四夷猶賓服

其所以亂者特在朝廷耳故雖鼎祚內移而民有謳

吟之思及後漢之時亡也盜賊滿天下流毒衍四海

天命人心百無一存蓋通天地之間而閉塞者也政

使聖哲之君尚恐馳驚不足而况昏庸之主哉兩漢

之傳通四百有九年二十四世而分三國西漢自高

帝迄王莽凡十一主都長安二百一十三年自乙未至丁卯

東漢自光武迄三國凡十二主都洛陽一百九十六

年

自乙酉  
三庚子

歷觀兩漢之主更四百餘年歷二十三帝

其在西漢自高帝而下有文有武有宣其在東漢自  
光武而下有明有章其餘亡稱焉河汾王通以七制  
斷之善矣或曰就七制論之若高帝之創業光武之  
中興萬世無容喙也其畧有優劣乎曰其大體無優  
劣也若其節目則如高帝明於知人而料事不如先  
武不免有平城之圍光武熟於料事而知人不如高  
帝不免有龐萌之失高帝盡功臣之才而不全其身  
先武全功臣之身而不盡其才

說齊  
精義

高帝才不及諸

將而氣以益之光武材過於諸將而氣以柔之劉子  
特其一二節之差殊耳若夫高帝不知尊太公而溺  
愛戚姬欲易太子光武廢東海王而黜郭后其於三  
王脩身齊家之道皆不能無慚焉或又曰高帝之後  
有文宣光武之後有明章是四君者其寬嚴之相反  
適相似也其亦有優劣乎曰文帝有王者規模故欲  
用賈誼又命諸儒刺經作王制終成富庶之風宣帝  
有雜霸規模故族霍光殺趙蓋楊韓實啓刑名之慘  
二者固不同矣若明帝聰明過察而施剛於變友之

世不免鍾離意之譏章帝寬大長者而施柔於弗友  
之人愈滋實憲之橫其戾於剛柔正直則一耳說齋精義  
或又曰以宣帝而視文帝固有優劣矣而武亦合德  
於宣者也比而言之可乎曰武帝所為去秦皇不遠  
末年有悔過之心宣帝所為去周宣不遠末年多厄  
禍之事宣帝苟不爾不特優於武帝而已也劉子或  
又曰明帝之互有得失固矣若先漢之有文景亦猶  
後漢明章之相繼也參景以論章可乎曰文帝之後  
有景帝寬仁少哀明帝之後有章帝苛刻少哀自始

觀之若有爾殊然景過於薄卒以來吳楚之兵章過  
於厚不能戢外戚之暴其為害漢則一而已說齋精義反  
覆兩漢之世大抵仁義公恕役簡刑清如七制之盛  
者兩漢之所以興也母后擅權宦戚用事如七制以  
下者兩漢之所以亡也

### 三國

曹操死而曹丕篡東漢而為魏明年昭烈以帝裔即  
位於蜀孫權亦自王於吳而天下遂三分矣是雖昭  
烈孔明戮力興復而死灰難然不能復振譬諸人家

道陵夷生業已盡豪奴悍僕或借據於內喻曹氏也或竊處於外喻孫氏也而其家之故子遺孫伶仃飄泊其氣奄奄殆盡而方且區區在外收拾寸土以為興復計亦云難矣由是論之民心思漢以王郎假之而有餘民心去漢以孔明留之而不可吁可嘆哉蜀漢之興昭烈實中山之裔因獻帝為曹丕篡逆遂即位于成都武擔之陽觀諸葛亮當時勸進之辭曰曹丕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裔宜即帝位味斯言也名正言順漢賊逆順之勢判於此矣帝寬仁大度能得人死

力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蜀志迹其崎嶇戎馬之間如神龍之在陂澤無所因而飛騰也降於呂布歸於曹操借勢於袁紹為客於劉表兵日以弱迹日以孤而氣不少挫志不少懼致堂雖顛沛艱難而信義愈明勢迫于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顧則情動三軍戀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晉書屈體英雄要結同志摧沮勅敵因敗為功通鑑當是時也孔明佐之方其躬耕隴畝抱膝長嘯自比不下管樂及昭烈枉駕就見三顧草廬則慨然從之比曹瞞下荊州

所得者韓嵩蒯越和洽王粲之徒而天下第一流乃  
為昭烈所有是以邂逅之初好同魚水一特遇合三  
君臣也致堂其在巴蜀治兵講武以肅軍政分兵屯  
田以給兵食又長於巧思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  
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天下奇才敵人稱之科教  
嚴明賞罰必信道不拾遺強不陵弱陳壽志三下至橋  
梁道路井竈圍溷無不脩繕市無醉人其氣象剛大  
嚴毅晦菴語錄至今與岷峨劍閣爭高加之當時又有關  
羽張飛為之爪牙法正為之謀主許靖麋竺簡雍為

之賓友蔣琬負社稷之器馬超燕文武之安黃忠之  
勇冠三軍龐統之冠冕南州此皆一時之名臣董和  
黃權李嚴輩劉璋之所授用也吳懿費觀劉璋之姻親  
也彭萊劉璋之所排擯也劉巴宿昔之所忌恨也咸  
擢居顯要盡其器能眾賢戮力上下同心奄有巴蜀君  
臨一隅亦云隘矣三國志及其托孤之際君臣肝膽相  
照無纖芥形迹何其盛也張南軒文方之曹操治命留連  
妾婦之態真犬彘之不若而謂昭烈敵哉昭烈謂禮  
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可

以服人旨哉斯言皆可師法則知元德天姿既高克  
已亦力其從盧植陳元方鄭康成遊啓告詳至弘益  
多矣致堂後主材雖中下建興之初猶能委任賢相  
抗衡強國今年征四郡明年屯漢中明年出散關又  
明年攻武都陰平是以國富兵強征伐四克追隕星  
告變賢相云亡於是姜維產禍閹宦專權如汶遊觀  
觀汶越旬方返雖無緣崖之寇其能久有國哉魏蘇竹  
之戰臣死於君諸葛瞻及其子尚死之成都之降子死於父子皇  
北地王勢窮力蹙束手就縛而漢亡矣蜀漢為魏所  
謀死之

滅天下始絕望于漢魏陳留王景元四年始得進承漢

統而國統遂歸於魏蜀漢之為國凡再傳四十二年

而魏滅之焉時陳留王稱號景元之四年而吳孫休

稱號永安之六年也魏接漢統雖斷自陳留王滅蜀

之年而其篡漢之謀則實自曹操始漢日落西南中

原一星黃王荆公詩曹操乘時而興破張繡走二袁敵呂

布降劉表戮張超叱咤風生指顧電掃用軍行師變

化若神諸將征伐親受教令與敵對陣意思安閑知

人善察難欺以偽拔于禁樂進於行陣取張遼徐晃於

亡虜御軍五十年手不釋卷晝則講武策夜則思經  
傳雅性節儉不事侈靡勲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妄  
施分毫不與四方獻奉與羣下共之遂能鼎立三方  
終成篡奪者惟其明略最優也三國志然挾天子裁伏  
后勦皇子酖殺二皇子戮貴人董承害孔融殺崔琰誅荀  
彧左右侍衛莫匪曹氏之人殺生除拜不出漢天子  
之手者十九年晚年用天子車服出入稱警蹕儼然  
與至尊無二謂其非有不遜之志吾誰欺欺天乎致  
歷觀老瞞平生之所為如夜卧枕圓枕嗽野葛至尺

詐飲鴆酒盈一盃其深姦極詐

元城語錄

不可殫言迹其

天姿暴戾標悍禍賊其蓄無君之心久矣迺至終身

朶頤羊鼻曾不得一染指焉豈其畏名義而不欲速

哉顧以勢所未可緩而圖之則得之可以稍安致其

用術亦甚高矣不然臨終遺令幾數百語下至分香

賁履家人婢子罔不區處詳盡獨禪代一事則噤無

一語及之意欲身受漢臣之祭而嫁篡逆之惡於子

孫操之操心甚不仁矣哉

元城語錄

曹丕篡漢而僭國是

為魏文帝雅好文學以著述為務嘗作皇覽凡千餘

篇下筆成章博聞強識講論經理侃侃忘疲于時蜀  
漢北伐孫氏爭疆文帝偃兵息民不願征伐此其規  
摸似有可取者三國志然其篡漢之時妄以舜禹受禪  
自比遂開後世亂臣賊子借亂之原為萬代首惡悲  
夫明帝嗣國以來褒禮大臣料簡功能屏絕浮偽行  
師用衆論決大事謀臣將相服其英略性特強識雖  
左右小臣一經耳目終不遺忘容受直言聽吏民上  
書一日之間至數十百封雖文辭鄙陋猶省覽審究  
竟無厭倦蓋有人君之志槩焉惜乎德政不脩驕侈

太過大營宮室土木盛興晚年鑄銅人起土山賜予亡  
度幣歲空竭多靡如此其何以訓後世乎齊王芳以  
明帝養子入繼大統于時大臣攬權太阿倒置國政  
昏亂制度屢更曹爽雖誅典午當政雖欲久處尊位  
其可得哉司馬師既廢齊王於是以高貴鄉公即位  
觀其才慧夙成尚辭好問講論經學孜孜無倦親詣  
大學講書易記禮之文躬行盛禮有文帝之遺風然  
輕躁忿肆為謀不密以黃屋左纛之重顧乃親執干  
戈與臣下較一旦之命卒於身死賊手為天下笑豈

不哀哉司馬昭既弒高貴鄉公於是致常道鄉公而立之是為陳留王景元四年魏併蜀滅漢始得紹承漢統然當是時司馬之篡謀已成禮樂征伐不出於魏久矣漢祚雖滅而魏亦不四年而滅於晉豈天意歟迹魏自曹操肇謀迄于亡國五六十一年之間與司馬氏相始終方懿辭操辟之時魏猶未篡漢也而懿之心已不下於操未幾把握魏政殺楚王曹彪遂置諸王公於鄴去丕篡漢之日才三十載其後再世受遺父子祖孫雲仍秉政而勢之所趨駭駭乎如火之向炎

而不可遏黃雀利於螳螂挾彈者又在其後而世之懷姦稔逆竊窺人宗社者常囿於其中而不自知悲夫魏之篡國也凡五傳四十六年至陳留王始滅蜀紹漢未幾亦為司馬晉所取焉時吳孫皓稱號甘露元年也自魏滅蜀之後不三四年間三方已亡其二所存者獨吳而已然吳之為國自據一方既無存漢之心又無吞魏之謀上不係於漢祚之存亡下無關於曹魏之強弱君子尚奚論焉然其割據則實自東漢之末孫堅舉兵於江東破張角誅區星勇鷲剛果當

時鮮及觀其道溫戮卓不許和親汎掃陵寢平塞發掘可謂壯矣其後為善不終受袁術所使以繫劉表卒斃於天下綱不死於勤王而死於助桀惜哉孫策以辱然童子提一旅之眾揮馬箠併江東如拾芥者師宿將狼狽失據關地千里具奇才也然輕躁好殺卒殞其身孫權席父兄之烈屈身忍辱任計尚奇蓋有句踐之才焉三國志當是時有張子布以為腹心有陸遜諸葛瑾步騭以為股肱有呂範朱然以為爪牙有周瑜魯肅口蒙以為謀主其他如程普黃蓋甘寧平凌

統諸將皆江表處臣為孫氏之所厚待赤壁之後決志定策以摧大敵非明而有勇能若是乎奄右荆揚薄于南海傳作數葉宜矣惜乎見義不明守節不堅今年臣于操紀明年降于魏年今年受操之命領荆州紀明年受魏之封為吳王年不能討賊而甘心於助賊不能仗義而甘心於不義其得保一隅幸也亮以童孺之姿之賢據之輔既躁果銳為謀太踈其僭位不終理所必然休以宿心舊恩任用與張布張不能拔進賢才改弦易轍雖尚辭好學何裨亂亡又使

既廢之亮不得其死友于之義薄矣孫皓天性凶頑肆行殘虐忠諫者誅讒諛者進公卿大夫頸血相澆是以羣下人人自慄皆朝不謀夕虐用其民窮奢極侈晉武帝乘茲昏亂大舉伐吳干戈所指莫不瓦解束手就降蓋不為不幸矣吳之亡雖後於蜀而其亡國之兆已在於蜀亡之時詩云明知蜀破即吳亡曷時相持勢必長蓋吳居東蜀居西東西之勢相為唇齒二者可以相有而不可以相無三方鼎峙吳蜀之力不足以敵魏明矣而操終不能以并吳蜀者孫權

之與昭烈氣雖不相下而實相資故權以荊州借蜀

而蜀亦結好於權彼此相應終老瞞之生不敢正目

以窺吳蜀向使吳蜀二君申締盟好如率然在山卒然

常山雖渠在原雖渠鶴首動尾應相為牽制則魏之

為魏腹背受敵方自支吾之不暇又安能以并吳蜀

哉惜乎吳人計不出此而蜀漢君臣亦不能少忍以

就大計故昭烈纔得荊州而孫權即擒關羽其後魏

師入蜀不能求救於吳而吳亦坐視蜀之亡徘徊於

壽春沔中而莫能勇於救蜀是以蜀亡而吳亦從之

悲夫

司馬公論又  
晦庵語錄

昔先儒嘗謂孫劉二人終非好相

識到利害處便不相顧又曰人謂曹氏為漢賊不知

孫權真漢賊耳先主孔明正做得好時又為其壞了嗚

呼其知言乎吳之為國自孫權稱號至皓凡四傳四

十九年而合於晉焉或曰三國之主孰為賢曰元德

為賢操才過之而實小人備有德義蓋君子也非漢

德告終則實祚宜之備矣致堂三國之才孰為勝曰

孔明為勝孔明有主佐之心伊川正大之體語錄眉

山蘇子以為歸然三代之佐未易以世論斯言得之

也致堂

初平之初亮即輔劉則孫曹負矣苟賈瑜肅

晦庵

何足算也劉子

若夫手寫申韓之書以授後主

語錄

與夫叢殺劉璋之事君子惜之謂其於道未盡焉耳

伊川

三國之興孰為正曰蜀志在復漢則正也伊川

語錄

史君子以昭烈於中山靖王族屬疎遠莫能詳其世

數名位遂摧抑漢嗣獎進賊魏甚至於孔明伐魏反

以入寇書之其昧於逆順之理大矣不然武侯距中

山繞三百餘年草廬傾蓋之時即稱將軍帝室之胄

及後求救孫權亦以豫州王室之胄與權言之孔明

豈附會欺人者哉善平前輩有詩曰東京失其御刑  
臣弄天綱西園植姦穢五族沉忠良青青千里草乘  
時起陸梁當塗轉兇悖矣精遂無光相相左將軍伏  
鉞西南疆天意竟莫回王圖不偏昌晉史自帝魏後  
賢盡更張世無魯連子千載徒悲傷嗟夫其亦可重  
嘆也夫晦庵感興詩自蜀漢既亡於是典午氏篡魏而為  
晉焉

### 東西晉

晉之興始於司馬懿方操之辟為文學掾也始陽

而辭終畏威而就一念所存已非願為曹氏臣者及  
其籌畫軍國奇謀屢中殄公孫淵於百日擒孟達於  
盈旬自以兵動若神謀無再計然其受遺二主佐命  
三朝弱寡欺孤恣行誅戮族何晏殺王凌勦楚王彪  
幽置諸曹於鄴制之威同於莽卓既承忍死之托  
曾無徇生之報忠臣之體寧若是乎司馬師廢曹芳  
而立高貴鄉公司馬昭弒曹髦而立陳留王大柄雖  
移篡謀未就至司馬炎遂取魏人之國而代之是謂  
晉武帝承魏人者修之後初從儉約絕繅綸之貢去

雕琢之飾頗好讜言留心聽納陶以管直

見容嵇紹康之子許奇九之子雖仇讐不棄宏略大度亦

庶幾有君人之量焉于時民和俗靜家給人足幸脩

武事思啓封疆腹心不同公卿異議而獨納平枯之

策伏玉澹杜預之決役不二時江湘來同掩唐虞之

舊域領正朔於八荒牛馬被野餘糧棲敵至有天下

無窮人之諺雖太平未洽亦足明吏奉其法民樂其

生矣晉書奈何儲嗣庸才公輔近局諸王地大而法制

不修風俗衰頹而禮度不立實充親嘗弒君罪浮成

濟乃輔相初政而馮統荀顛荀勗又皆小人竊都要

位相與黨友扇伎媒奸離齊王攸納克女為太子妃

西晉之亡卒坐于此二事而帝莫之悟是以晚年災

異頗仍太廟殿陷星隕如雨日食正旦至連三年屢

書為古今之大異七年至悲夫致堂夫司馬氏

經營大業把握政權已逾數世至武帝得國又混平

全吳以一天下曾不數年紀綱板蕩宗廟丘墟載在

史冊取笑天下其故何哉論者僉謂樹立失權付託

非才于實此徒觀其末流耳自古有天下之君未有

無功德於民而能享國長久者司馬懿以陰賊狡險  
禍人之國而師昭又以廢弒不道取人之國彼曹魏  
數君初非有桀紂之惡有及女皆亡之怨也以是得  
國基既不堅武帝承平又無遠略荒耽酒色保養毒  
回風俗尚虛浮士大夫賤名檢廉恥道喪貨賂公行  
罪積數世而功德不及於民欲保邦而長世得乎惠  
帝昏愚不辨菽麥權在羣下政出多門忠賢路絕讒  
諛得志交相互市皇后羊太子覃四廢五復莫能詰  
問東奔西逸受制他人莫適為主上不保母后元康二年

賈后微母太次不保妻子終不保其身食餅中毒不

知禍端識者謂足以報曹氏之受制於司馬懿者焉

懷帝惠帝之第第天姿清劭過惡不彰而為胡漢劉所擒俾

著青衣侍宴行酒識者謂足以報齊王奪璽之忿焉

愍帝僅得虛名服廩不給荐被圍辱與觀出降蒲伏

虜廷洗爵執蓋識者謂足以報高貴鄉公墮車之痛

焉迹司馬懿身為上將征伐四克意實圖曹以自封

殖一念之烈天實監之師昭廢二主殺一君欺人幼

孤以奪其國未及再世稱兵相屠起自兄弟叔姪而

非他人也出乎爾者反乎爾天道好還詎不信然

康節邵先生深明易數以晉室之禍本於夕陽亭之

言賈充出鎮時石勒長嘯上東門亦浪然耳邵康節詩有刀

難剖公問腹無木可鼻元海頭福信斯言也賈充苟

勗其能逃項城府君之謹乎晉書五星綴橫西晉永

自正月至是月五星互經天縱橫無常典午肇亂中原榛棘戎狄腥羶

河洛瀰漫宮廟焚沒海內之禍未有烈於此時者元

帝本牛氏之子冒典午之裔遯居江表天下士民有

思晉者皆裹糧而歸之太興元年始即帝位遂都建

康是為東晉時維王道實於中興有根本之功方帝

之在藩也導獨知其可輔陳以興復遂傾心推奉其

於中興之功一矣既而西都覆沒四方勸進王敦憚

帝嚴明欲更議所立賴導固爭厥議遂止其於中興

之功二矣及其輔政不以江左寡弱而為偷安之計

方且大立規模廣建羽翼先用顧榮賀循以來衆士

盡收過江名流以佐謀畫故栢尋見其亟談時事而

輟憂周顛聞其志克神州而收淚其於中興之功三

矣是以賢士競進百姓歸心荆揚宴安戶口殷實江

左立國幾百餘年道之功豈小小哉葛魯知文加以天性

簡儉容受直言初鎮江東頗荒于酒導正色直諫

亟命引觴覆之所幸鄭夫人亦無文綵布帳練帟詳

刑簡化史氏稱其光啓中興非溢美矣晉然帝才具

不優志器非遠致初以懷帝之命來臨江左國有緩

急固宜糾合義旅入衛王家可也而帝也自為封殖

之謀無慷慨救時之志懷帝卒以家塵迄不聞勤王

之舉愍帝嗣立增重委寄制詔深切所宜動心而顧

乃坐視神州陸沉戎馬縱橫曾不以介意焉方且陽

為出師遷延不進迺嫁其過於督運之稽斬一無辜

令史以塞責刀拭柱上其血逆流拂理違天莫此為

甚吾誰欺欺天乎夫受君父之託而坐視其禍變因

時事之艱難而僥倖以自利三綱淪矣其能以討賊

乎此所以建國規模亦復不競亂臣賊子如王敦者

不旋踵而起蓋有以取之也張商迹帝以瑯琊恭王

之子為司馬之裔自晉史迄于今皆系於司馬晉之

列今乃著以牛姓果何所本哉曰昔者聞諸先儒曰

魏明帝青龍四年寶石負國有石馬七及犧牛之象

按司馬懿啓封於晉傳至愍帝恰及七代此石馬數也  
晉時又有牛繼馬後之謠故司馬懿深惡牛氏卒鳩  
其將牛金考之前史恭王妃夏侯氏通小吏牛氏而  
生帝信不誣也致作史者宜於愍帝蒙塵之後特書  
曰司馬氏之晉亡然後於元帝本紀之首係以東晉  
直書曰元帝名睿字景文司馬懿曾孫瑯琊恭王覲  
妃夏侯氏之子也妃通於小吏牛氏而生帝是為牛  
姓焉斯實錄矣捨此不書而猶以宗室疎族稱之俾  
得冒姓司馬豈不悖哉或曰元帝世系與曹操同

為漢中帝時

既述本姓之真姑以所承為正可也

而何以改葬為曰不然曹操崛起既不自知則同父

氏曹可也元帝姓牛而冒續晉宗雖曰帝曹可榮然

不若徐温一本作如諾歸姓李氏之為實矣釐而正之不

亦宜乎明帝以冢子讓位王敦包藏禍心彘頤神器

帝潛謀獨斷躬率六軍掃除姦軌未期年間敦黨悉

平雖享國日淺而志亦可謂壯矣成帝頗務簡約雄

武之度雖有慙於前王而恭儉之德足追踪于往烈

晉初帝幼冲每見玉璽必拜又嘗與導書手詔則云

惶恐言中書作詔則曰敬問於是以為定制自後元

正道入帝猶為之興起其敬禮故老大臣猶有足稱者

傳然惜乎政出渭陽亮賞刑顛錯咸和之初殺戮近

親南頓貶出舊傳奔封西陽王美帝僅六歲已能詰

問涕泣則亮之專國擅權可知矣蘇峻雖云狂悖逆

謀未彰亮處置失宜激成反狀廼奉頭鼠竄僥倖苟

免遂致遺憂母后遷帝石頭倘非溫嶠陶侃諸賢戮

力討賊斬峻平亂則社稷幾非晉有成帝既崩庾冰

又以元舅當朝權侷人主恐異世之後戚屬將踈於

是以康帝為成帝嗣康帝亦庾氏甥焉康帝降年不

永無足多者穆帝襁褓之資母后稱制二歲即位太

中外無事十有餘年于時殷浩抱贊世之才時人方

之管葛王濛謝尚猶伺其出處以下江左興亡每相

語曰深源不出當如蒼生何及石虎死胡中大亂朝

廷乃用浩蕩平閔河然用違其才卒致山桑之敗晉

之威權自此一歸桓溫矣蓋溫與浩少而齊名晉人

之用浩本圖以抗溫故其敗也溫之勢浸以熾焉至

於哀帝以及廢帝政出於溫大阿倒持虛器徒擁初

桓温蓄不臣之志欲先立奇功以釣浮譽及枋頭之  
刃威名頓挫遂謀廢立覲長威權於是廢帝為海  
西縣公而瑯琊王昱即位是為簡文帝元帝子桓温既  
杖文武之任屢植大功加以廢立威震中外帝雖處  
尊位拱默守道而已常懼廢黜泣下沾襟帝雖神識  
恬暢而乏濟世大畧故謝安稱為惠帝之流清談差  
勝耳沙門支道林嘗言會稽有遠體而無遠神謝靈  
運迹其行事以為報獻之輩盖可知矣致武帝讓位  
于時謝安實有心於中原時安口石林說謝安雖有

說良安自高卧東山之時已有公輔之望寧康紀元  
是之春桓温初赴山陵王坦之輩一見流汗沾衣倒持  
手板獨安視温氣意舒閑不為少懾坐定數語如擾  
龍馴虎致堂有以折姦人而奪之氣安之為政不存  
小察弘以大綱鎮以和靖御以長筭晉方之王導其  
英氣實過之朱晦庵曰謝安儘勝王導又曰符堅以  
師百萬次于淮肥若幾於無晉安處置優游靜而不  
擾致堂指授將帥各當其任卒使風聲鶴唳聞者心  
寒八公草木見者膽喪符秦之師一敗弗振何其奇

也而况有王處之足以正綱紀桓冲之夙夜王家謝  
玄之善斷軍事才能稱職上下輯睦晉似有生意矣  
然帝方溺於酒為長夜之飲晉奏凱方旋驕氣掬面  
曾不閱時遽用讒言踈退賢輔致堂嘗見賢輔謂謝安也遂使朝  
綱不振恩威不立道子荒於朝政國寶彙以小人拜  
授之榮初非天旨鬻刑之貨旁午權門毒賦年滋愁  
民歲廣晉內殿嚴邃雜處浮屠請修孔廟疏入不報  
通鑑是以許營之徒馳書詣闕帝雖知其伉直而惡  
聞通耳通鑑晚年長星告變猶不警悟房幃烈禍起自

戲言晉祚至此蓋已亡而未滅矣安帝弗辨涼燠口  
不能言道子元顯並傾朝政納賄窮奢不知紀極通鑑  
主昏臣亂莫熾於斯桓玄乘釁遂行篡奪玄性貪鄙  
好矜伐珠玉之玩未嘗去手制作絲更率意自用土  
木繁興督迫嚴峻朝野驗然思亂者衆劉寄奴起自  
草萊舉兵誅玄再安社稷自時厥後伐南燕斬盧循  
滅姚泓晉之威令雖伸而裕之權勢駸駸乎非復前  
日劉下邳矣晉欲安可得乎劉裕弒安帝而立瑯琊  
是為恭帝纔及二年卒為裕所篡而昌明二帝之議

應焉東西二晉通十五帝一百五十五年而亡中朝

四帝馬姓都洛陽五十二年西魏丙子劉江右

十一帝牛姓都建康一百三年丁未元帝即位至已

然晉自江左以來五胡亂華中原雲擾正統不絕如

綫而夷人之分裂雜據者不可勝計昔人謂衣弊饒

蟣虱瓜漬足蟲蛆良可嘆也即康節請衣到弊時饒

劉淵以匈奴遺種首倡禍階奄有河汾天下逢蠶起之

衆輻湊而歸之石勒王彌之輩皆北面稱臣是為前

趙劉聰弒主自立規有大器逞其兵力遂陷兩都執

辱二帝腥羶帝宅汚淙神鄉斬戮忠諫矯誣上天專

以無道行之身死未幾禍不旋踵至於殺其子屠其

族戮其尸禍及父墳火延宗廟天之報之亦稱其施

良可畏夫曜以劉氏疎族嘗助桀虐濁亂中華遭斬

準之難興師討賊遂竊鴻名揚戈隴坂則陳安授首

按甲西河則張茂稱藩抑亦戎狄之豪也及乘高埃

之捷驟勝而驕一戰而跌生為禽虜雖其輕易取禍

然迹其凶虐天其捨諸劉淵之僭起自晉悖帝永興

之元年甲子至聰曜三世凡二十有六載以成帝咸和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晉書 卷一百一十五

之四年也而石勒取之勒以胡羯餓隸隨群淵聰矯  
茲凶焰是為後趙處劉我都邑翦害我黎元豈天厭  
晉德而假茲凶孽歟不然何其興之酷也觀其對敵  
臨危運籌賈勇奇謀間發猛氣橫飛載記有刁膺以為  
之股肱有張賓以為之謀主有孔萇以為之爪牙有徐  
光以為之籌畫於是東禽苟晞北取王浚西走劉琨  
北舉兗豫皆如俯拾地芥劉曜席戰勝之威長驅伊  
洛有并吞山東之志勒舉鞭一麾曜愴然就縛遂蕪  
其國奄有中區司馬公論擁舊都而抗王室視禮喪讓冠

帶釋介冑開庠序鄰敵畏威而納款絕域承風而獻

貢載亦一時之凶豪也然肉未及寒妻子不保天道

好還豈無故夫虎以悍戾之資濟貪狡之志賊殺其

孤而奪其位恃其詐力以陵人暴物窮奢極慾莫之

及司馬公論斲獵亡度宮室盛興載自以為非天崩地

陷則抱子弄孫無復憂矣及父子相殘兄弟相攻干

戈爛熳兵革不息墳土未乾禍亂蠱起積惡致滅其

天道夫司馬公論述晉氏五胡之禍莫烈於二趙淵聰父

子嘗親受晉爵委質為臣劉曜石勒又皆淵聰臣子

觀其喋血神州囚執天子負擢髮不足數之罪而終  
淵聰曜勅之身晉氏君臣曾不能北向戮一人以雪  
中原憤辱之恥自凶人得志者觀之曷不謂天道無  
知而為惡者未必生禍也然石渠之陷劉曜被戮於  
生前靳準之禍淵聰受誅於既死至於石勒僅能自  
免其身而冉閔之亂其子孫至無遺種案劉石亂華  
之罪劉氏實首惡而石氏為從焉而天之報劉其禍  
亦浮於石恢恢之網疎而不漏而世之凶人陵暴君  
親者猶憤憤然而莫之寤也嗚呼悲夫石勒之愆

於晉成帝咸和三載刊凡二十有二年以穆帝永  
和之五載配為冉閔所取後并打慕容氏焉前燕之  
興始於慕容屬晉室版蕩諸夏之民皆極負而歸  
之附循勞徠收其髦俊以贊國事司馬公論以裴蒨魯昌  
陽耽為謀主逸羨游遂西方度封抽宋奭裴開為股  
肱封奕宋該皇甫茂繆愷以文章才雋任樞要朱左  
車胡毋翼孔纂以舊德清望為賓客載又制敵多權臨  
下以惠晉書史務農重穀秣馬厲兵以窺鄰國之釁  
司馬公論故能恢一方之業創累世之基迹元帝興復之

初虜獨能尊主倡義遣使勸進通鑑綱目元年使中國

之義明於天下其賢於一時我狄也遠矣作中者大

書特書表而出之宜哉慕容皝體貌非常暗然天表

沉毅自處頗懷奇略于時朝綱不振羣雄角立遂得

據已成之資乘土崩之會於是誅段遼并宇文弼高

麗摧強趙開境三千增戶十萬乃負險自固恃勝而

驕僭號稱王不俟朝命慕容皝文武頗優加之機斷

晉書因石氏內亂乘覺長驅勵稍銳之兵以掃離散

土崩之人聞風而靡遂走王午服張平敗段龕禽冉

閔威聲所至甚於破竹而幽并青齊畧定矣司馬公論乘

茲繼會遂竊鴻名肆之立也慕容恪實佐之初晉聞

雋死朝廷僉謂中原可圖獨桓溫曰慕容恪尚在憂

方大耳載觀其內脩國事養士愛民外開封疆威行

鄰國司馬公論恪之為政有足稱者及評為政主聞臣昏

斥逐親賢以資強敵又聚斂積實贖貨嗜利遂致燕

政不秉百姓失德公私煩弊盜賊充斥於是符秦長

驅如風掃葉俯仰之間坐為俘虜然則亡國者不必

待桀紂也寵賂一章亦可以士聖賢之言豈無驗歟

致慕容皝之稱王始晉成帝咸康之三年訂至暉三  
世四十有五載以帝奕即廢帝海西公也太和五年庚午而秦  
符堅滅之焉後燕之興本於慕容垂美才茂功不容  
於昏亂之世背叛君親自投於秦符堅以國士遇之  
淮南之後不乘人之虛亦足以少償所遇矣始而去  
燕燕人如失其父母及其還人趨之如歸市故數月  
之間掉馬箠從容而沒蓋自然之勢也司馬論實以  
浮譽獲升峻文御其敵外既不能負  
荷先業開闢不能固守中山無故

遁逃期年之間感國殆盡子孫親戚翦為仇讎進退  
失據卒殞其身可悲也夫盛以孺子孤弱自投於讎  
人之懷終踞其喉而刺其腹以成其志而復其位讀  
史至此未嘗不徒其次而嘉其壯也不幸遇盜而亡  
熙以一婦人答之故亡其身以及其國彼何人斯慕  
容垂之借始於晉孝武太元之八年癸未至熙四世凡  
二十有四年以安帝義熙三年丁未為慕容雲所取旋  
又歸於馮氏焉雲為車臣姚仁所殺南燕之興起  
於慕容德以燕室至親居鄴中之重慕容實以國危

未脩其節君存遺踐其位豈理也哉然稟倣儻之雄  
姿韜從橫之遠畧跨有全齊遂竊微號撫劍而爭衡  
秦魏練甲而志靜荆吳崇儒術以弘風化謹言而勵  
已觀其為政有足稱者超讓已成之基承霸者之業  
政刑莫恤畋遊是好杜忠良而讒諛進暗聽受而勳  
戚雜王師圍城對婦魏夫人涕泣僂身喪國非不  
幸也慕容德之僭始於晉安帝隆安之四年原至起  
二世凡十一載以義熙六年原降於晉劉裕焉原  
晉故書至此至若前秦之興也始於符洪洪徘徊於此有

虎據中原之志司馬公論健龍其業狡殺姦雄遽竊大號  
載取關中卻桓温遂為強國司馬公論又垂心政事優禮  
耆老脩尚儒學置來賓館以懷遠人約法寬制薄賦  
卑宮而關右稱來蘇焉載符堅弑主聖弑其殺兄殺  
東海篡承偽歷晦庵語錄云符觀其德政之始舉王  
王法猛於布衣任之以政君臣遇合自謂劉玄德之有孔  
明也司馬公論一歲五遷權傾中外載勳舊不能離親戚  
不敢妬司馬公論仇騰席寶數諧毀猛則黜騰寶特進樊  
世與猛爭論則斬樊世蘇文非明於知人能如是乎自

是僚佐屏息豪右震悚道不失遺兵強國富毒反尋

平猛之力也載是時符融以懿戚贊經綸權薛讀

以諒直進規摹鄧羌張甌以忠良恢威略把梓呈材

謀臣效智迺平燕定蜀擒代吞涼十分天下而有其

九東夷西域一日而朝貢者六十三國草附之盛五

胡以來未之有也柰何懷貪欲無厭之心忘王猛臨

終之戒擁百萬之師長驅而寇晉權翼諫之不聽石

越諫之不聽道安諫諫之不聽張夫人諫之不聽符

融諫之又不聽自謂戰必勝攻必取大江之流可

以投鞭斷矣曾不知人道助順天理害盈雖矜涿野

之疆終致昆陽之敗不數月間寇讎徧於四方戎馬

塞於郊甸以至身死人手種類殄滅何哉論者僉咎

堅寵信羗與鮮卑而寇晉易而無備民疲主驕司馬

是以及於亡此皆徒觀其迹耳秦於五胡中所謂善

於彼者符堅以篡弒取國王猛又以商君治國外強

中孰是以一蹶而不能復振羗祚之不長其無本之

故夫符丕承亂自立纔及二年尋即傾敗可謂天之

所廢人不能支符登集離散之兵厲死休之志雖衆

寡不敵難以立功而義節慷慨有足悲矣載符秦之

僭自符徙以晉穆帝永和八年子僭號至登凡四世

冊先入切也有三載為姚興所敗而亡時晉孝武太元

之十九年甲午也後秦之興也起於姚弋仲以西羌首

帥立於二石之朝以鯁直勇亮著聞而得其耆艾

二十非忠信之所致耶司馬論觀其戒諸子曰我死汝即

歸晉當竭盡臣節無為不義事貽厥之謀有足稱焉

載襄材器豪邁有孫策之風適晉不容攻秦見殺仲

死晉處襄於譙城後與殷浩不叶襄北亦其命也長

藉其父兄之烈值苻氏之衰鳴鼓中原醜類雲集不

能報舊君之德乘其危而殺之甚矣苻之不仁矣姚

興尅摧勅敵荷成先業英髦盡節爪牙畢命取冰絳

而陷許洛欵僭燕而藩偽蜀夷隴右而靜河西俗阜

年豐遠安通悅載有足稱者然好遊畋損農業羣下

諷諫竟莫之改迹其處戰攻之世不能收羅英傑以

治國訓兵而專率臣民譯經講佛至以鳩摩羅什為

國師舉秦國而師之作史者大書以表其失焉通鑑

豈不狀哉泓以庸懦之資乏經世之用載骨肉內難

寇敵外侵司論王師仗順不數月而下長安雖泓器  
業之不肖而亦天道好還之故歟姚氏之僭自姚萇  
以晉孝武太元之九年甲篡弒自立迄泓三世卅統  
物三十有四年為晉劉裕所滅而亡時晉安帝義熙  
之十三年丁也其他如後蜀李特之據益州歷六世  
李特李雄李班卅有四年而晉大司馬溫滅之夏赫  
連之據朔方歷三世赫連勃勃赫連昌赫連定二十有六載而拓  
拔魏滅之後涼呂光之據姑臧歷三世呂光呂纂呂隆十有  
三載而秦姚興滅之西秦乞伏之據金城歷四世乞伏

蜀仁乞伏卅有六載而夏赫連定滅之北燕  
馮跋之據昌黎歷二世馮跋馮弘廿有八年而拓拔魏滅  
之南源禿髮之據廣武三世禿髮烏孤禿髮纒十有九  
載而秦乞伏熾盤滅之北涼沮渠之據張掖歷二世  
沮渠蒙遜沮渠茂虔卅有九載而拓拔魏滅之至如前涼張軌  
之據涼州歷九世張軌張寔張茂張駿張重華張天錫七十  
有六載而滅之者秦苻堅也西涼李暠之據河右歷  
二世李暠李業廿有四載而滅之者北涼沮渠蒙遜也  
其迭興迭亡蓋十有六國自古夷狄更迭亂華之禍

莫甚於晉然其亡也大抵自相驅除未聞中國能征  
一國滅亡之而能有之也獨大司馬溫之滅蜀大尉  
裕之伐南燕平後秦三事差強人意然其二人者功  
存恢拓志在篡君三國亡矣而當時之為晉患者不  
在此二國也故終晉之世卒於宴安江左而不能混  
一中原抑可為於邑也已



